

黄河流域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邵秀英¹, 刘亚玲², 王向东¹, 翟泽华², 李昭阳²

(1. 太原师范学院管理系, 晋中 030619; 2. 太原师范学院地理科学学院, 晋中 030619)

提 要: 以中国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 运用 ArcGIS10.2 工具解析黄河流域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 着眼于特定区域传统村落的旅游敏感度和地区社会经济的支持力, 从村落要素禀赋、遗产资源组合、区域经济和区域旅游发展支撑四个方面选取 14 个指标建立黄河流域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度评价体系, 采用熵值法, 对指标权重赋值, 运用 TOPSIS 计算流域各省市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度, 揭示黄河流域传统村落旅游响应的空间分异规律及其影响因素, 为黄河流域传统村落保护与乡村振兴发展提供基础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1) 黄河流域传统村落旅游响应的空间分异明显, 在流域尺度表现为下游 > 中游 > 上游的分异规律; 省际之间的旅游响应不均衡, 山西省最高, 青海省最低; 流域传统村落资源丰富, 但总体上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度不高, 2 级以上响应度较高的市(州) 仅占流域 29.4%; 2) 传统村落旅游响应的影响因子探测显示, 聚落遗产禀赋及其空间特征与其旅游响应的空间分异耦合性不强, 区域旅游发展和经济环境对流域传统村落旅游响应空间分异的影响明显, 旅游发展水平和第三产业是影响流域传统村落旅游化的主要因子。

关键词: 旅游响应度; 空间分异; 传统村落; 黄河流域

中图分类号: F590

文献标识码: A

流域是聚落的发源地, 聚落是流域人地耦合、和谐共生的产物, 也是流域文化景观的重要表征和遗产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村落是流域聚落演进中珍贵的文化遗产, 是“生活着”的聚落遗产。作为遗产的传统村落需要保护, 作为社区的传统村落则需要发展, 旅游被普遍认为是传统村落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兼容的最具普适性的产业选择之一^[1], 但传统村落旅游化程度与地域分布是有差异的, 其旅游开发利用不仅与其资源禀赋有关, 更深受地域社会、经济环境及其旅游发展水平的影响。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流域传统村落集聚, 数量众多^[2], 传统村落旅游响应研究对流域聚落遗产保护、人居环境改善与传统村落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外聚落遗产旅游研究多以历史小镇、文化街区、传统聚落为研究对象^[3-5], 国内最早开展的是古村落遗产旅游研究, 2012 年传统村落概念出现之后, 传统村落旅游研究成为热点^[6]。对于黄河流域及其流经省份传统村落旅游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与影响^[7]、旅游感知^[8]、旅游开发潜力及其景区与社区耦合评价^[9]、旅游开发模式^[10]等方面。

而“响应”一词来源于物理中的电学的概念, 指的是在激励的作用下所产生一系列反应。在其他研究领域, “响应”与“互动”一词的含义相近, 是指 a、b 两种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 一个事物由另一事物的变化而产生的反馈作用。近年来, 旅游响应研究受到学界关注, 国外对遗产旅游响应的研究, 包括游客和村民不可持续的旅游活动导致生态环境问题^[11]、旅游影响取决因素^[12]、政府对旅游发展的投资应作出的响应^[13]等。国内作为资源的遗产旅游响应研究主要集中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 探讨旅游演艺业对旅游产业成长的响应过程^[14]、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特征产生不同的旅游响应程度^[15, 16]、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与旅游响应的相关性^[17]等。旅游响应度评价也受到学界关注, 旅游与非遗演艺业响应模型的构建^[18]、乡村社区景区化程度及其效应的评估体系的建构^[19]、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构建^[20]等, 为遗产资源的旅游响应研究提供了理论与方法借鉴。但传统村落是

* 收稿日期: 2020-9-10; 修回日期: 2021-1-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8FGL018); 山西省软科学研究计划资助项目(2018041037-4); 山西省科技基础条件平台项目(2015091002-0104) 资助。

作者简介: 邵秀英(1963-), 女, 山西阳泉人, 硕士, 教授, 研究方向为遗产旅游与保护、旅游规划等。E-mail: shaoxiuying@sina.com

“活态”的聚落型遗产,其旅游化过程中除了与传统建筑景观、非遗民俗文化、原住民生产生活等遗产资源本体有关外,还深受村落所在地域经济社会环境及其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和制约。因此传统村落旅游响应是指传统村落发展进程中,随着传统村落资源禀赋、经济总量的提升、旅游开发强度的增加,对旅游的空间整合、结构优化以及融合发展的适应和反馈效应。传统村落的旅游响应是遗产资源旅游化的表征,响应度的大小一方面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现状水平的判识和潜力评价,另一方面也用来反映传统村落旅游化的程度,目前国内针对传统村落聚落遗产的旅游响应研究鲜少,构建适于聚落遗产旅游化的评价指标是遗产旅游响应研究重要的方法基础。

1 材料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黄河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 9 个省区,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源地。黄河流域传统村落分布集聚,是流域聚落文明演进的真实记录,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文化理念和营造智慧,也是当代流域人地和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

研究区域的确定以黄河流域行政区划范围(1995)为基准,结合调整后的行政区划进行比对,遵循“以自然黄河流域为基础、尽可能保持地区级行政区划单元的完整性和考虑地区经济发展与黄河直接关联性”的原则^[21],确定黄河流域传统村落旅游响应的研究区域有效行政单位为 8 省 51 市 378 个县,合计分布中国传统村落 755 处(图 1)。

黄河流域是中国北方传统村落最集聚的区域,中国传统村落占全国总量的 11.07%,其中,山西省有中国传统村落 402 处,占黄河流域总量的 1/2 强,宁夏回族自治区传统村落数最少,为 6 处。黄河流域传统村落空间分布不平衡^[2],以中游地区传统村落数量最多,占全流域的 71.1%,上游地区传统村落占全流域 21.8%,在黄河中游和黄河上游形成两个传统村落高密度分布区(图 2),黄河流域传统村落及空间格局为其旅游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

1.2 数据来源

传统村落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单来源于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网,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物保护单位信息来源于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官网,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相关数据来源于各省统计年鉴、各地市发展统计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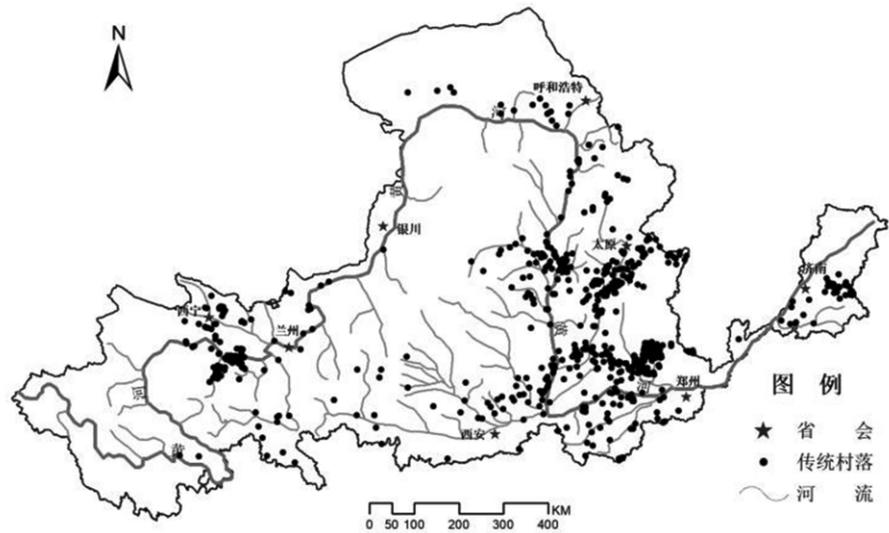


图 1 黄河流域中国传统村落分布图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Yellow River bas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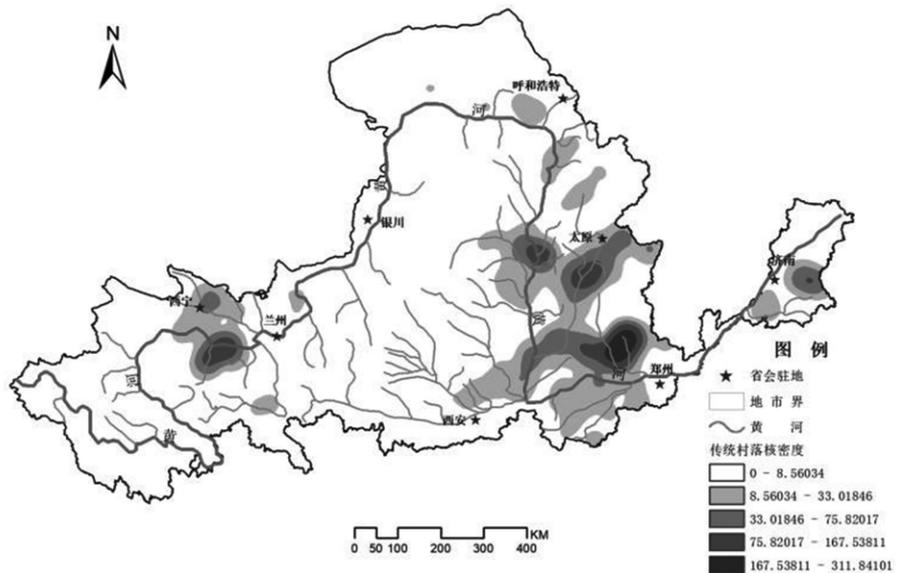


图 2 黄河流域传统村落分布核密度图

Figure 2 Kernel density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Yellow River basin

报、工作报告及统计年鉴。借助 Google Earth 拾取坐标系统获取黄河流域传统村落地理坐标信息,空间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数据云平台。

1.3 研究方法

1.3.1 评价体系构建

资源禀赋、经济水平、地理区位、文化背景、基础设施等因素是旅游发展区域分异的重要影响因素^[22]。黄河流域地跨西北、华北、华中和华东地区,地理要素多元,各省市旅游发展水平不同,传统村落旅游开发利用条件各异,在文献总结基础上^[23,44]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可量化性原则,旅游响应度指标确定从聚落遗产本体的旅游敏感度和区域社会经济的支持度两个方面入手,从传统村落禀赋、遗产资源组合优势、区域社会经济环境和旅游发展水平四个方面,选取 14 个指标,构建黄河流域传统村落旅游响应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开展流域传统村落旅游响应的评价研究,旨在探讨黄河流域聚落遗产旅游化程度及其空间分异特征。

1.3.2 评价方法

运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用 TOPSIS 法计算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度,用 ArcGIS10.2 对传统村落旅游响应进行不同尺度的空间分异可视化表达,用地理探测器对流域传统村落旅游响应空间分异的影响因子进行探测。

(1) 指标标准化处理。各个指标的单位 and 量纲不同,不能直接进行比较和计算。因此,在计算各指标权重前,需要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

$$\text{指标为正向指标时,进行标准化的公式为: } x'_{ij} = \frac{x_{ij} - \min_i\{x_{ij}\}}{\max_i\{x_{ij}\} - \min_i\{x_{ij}\}} \quad (1)$$

$$\text{指标为负向指标时,进行标准化的公式为: } x'_{ij} = \frac{\max_i\{x_{ij}\} - x_{ij}}{\max_i\{x_{ij}\} - \min_i\{x_{ij}\}} \quad (2)$$

$$\text{首先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处理公式为: } Y_{ij} = \frac{x'_{ij}}{\sum_{i=1}^m x'_{ij}} \quad (3)$$

其中: y_{ij} 为标准化之后的指标值是经无量纲化处理后的第 i 个单位的第 j 个指标; x_{ij} 为某分项具体评价指标原始值; i 为评价的第 i ($i=1, 2, \dots, n$) 个区域; j 为某分项的第 j ($j=1, 2, \dots, m$) 个评价指标。在 14 项指标中,除第三个指标外,均为正向指标。

(2) 熵值法确定权重。熵值法是一种客观的对数据进行赋权的方法,其本质在于表示各个指标在评价中的相对重要程度,通过各个指标提供的信息量大小来确定指标的权重,因增加了信息的过滤与处理,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主观性。

$$\text{第 } j \text{ 项指标的信息熵值计算公式为: } e_j = -\frac{1}{\ln m} \sum_{i=1}^m Y_{ij} \ln Y_{ij} \quad (4)$$

$$\text{信息效用值计算公式为: } d_j = 1 - e_j \quad (5)$$

$$\text{最后得到 } j \text{ 项指标的权重,计算公式为: } W_j = \frac{d_j}{\sum_{j=1}^m d_j} \quad (6)$$

计算熵值之后,再根据公式,计算得出第 i 个评价指标的权重(表 1)。

$$W_j = \frac{1 - H_i}{m - \sum_{i=1}^m H_i} \text{ 其中 } 0 \leq w_i \leq 1, \sum_{i=1}^m w_i = 1 \quad (7)$$

式中: e_j 表示第 j 项指标的信息熵值; d_j 表示第 j 项指标的信息熵的冗余度,也称为差异性系数,其越大则指标越重要; W_j 表示第 j 项指标的权重; w_i 表示第 i 项指标的权重。

(3) 用 TOPSIS 法计算响应度。TOPSIS 法(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to)是系统工程中有限方案多目标决策分析的常用方法,是一种近似理想值的排序方法,适用于根据多项指标、多个方案进行比较优劣的判定方法。根据各方案与正理想方案和负理想方案的欧式距离来衡量各方案的优劣。

运用 TOPSIS 法对黄河流域 51 个市(州)的整体情况进行综合评价,首先计算出正负理想解,其次根据计算各地市指标数据同最优方案与最劣方案的距离,最后根据得到的理想最优解和最差解计算出贴近

度 f_i 。最终的贴程度 f_i 处于 0 和 1 之间,数值越大表明这一区域的传统村落旅游响应越高。

表 1 黄河流域传统村落旅游响应评价指标体系及指标权重

Table 1 Indicator system and index weights for evaluation of tourism respons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Yellow River basin

目标层	准则层	方案层	方案层含义	总权重
黄河流域 传统村落 旅游响应 指标体系	B1 传统村落 遗产禀赋 (0.2533)	C1 村落分布集中度	传统村落密度(个/km ²)	0.1883
		C2 村落历史价值	元代以前村落数量×5+明代村落数量×3+清代之后村落数量(-)	0.0300
	B2 遗产资源 组合优势 (0.2003)	C3 村落区位优势	所有传统村落距高速口距离的均值(km)	0.0350
		C4 非物质文化遗产	国家级非遗数量×5+省级非遗数量×3(-)	0.0338
	B3 区域旅游 发展环境 (0.2481)	C5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数量×5+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数量×3(-)	0.1225
		C6 文物保护单位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数量×5+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数量×3	0.0440
	B4 区域经济 发展环境 (0.2983)	C7 地区投资能力	GDP(亿元)	0.0851
		C8 服务业水平	第三产业生产总值(亿元)	0.1049
	B5 消费潜力 消费能力	C9 消费潜力	常住人口数(万人)	0.0742
		C10 消费能力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0.0341
	B6 区域旅游 发展环境 (0.2481)	C11 旅游吸引物	5A级景区数量×5+4A级景区数量×3(-)	0.0447
		C12 交通便捷度	公路通车里程(km)	0.0266
	B7 旅游总收入 旅游接待能力	C13 旅游总收入	旅游总收入(亿元)	0.0959
		C14 旅游接待能力	携程网查询3星级及以上酒店数量(个)	0.0809

第一 构建原始矩阵并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规范决策矩阵: $B = (b_{ij})_{m \times n}$ (8)

第二 构成加权规范矩阵。

设权重向量为熵权法中计算出的各指标权重: $w = [w_1, w_2, \dots, w_n]^T$ 则

$$c_{ij} = w_j \cdot b_{ij}, i = 1, 2, \dots, m; j = 1, 2, \dots, n \quad (9)$$

式中: c_{ij} 表示加权规范矩阵, w_j 表示权重, 其中 i 表示样本值, j 表示指标值。

第三 确定正理想解 C^* 和负理想解 C^0 。设正理想解 C^* 的第 j 个属性值为 c_j^* , 负理想解 C^0 的第 j 个属性值为 c_j^0 , 则正理想解计算公式为: $Y^+ = (\max Y_{1j}, \max Y_{2j}, \dots, \max Y_{mj})$ (10)

$$\text{负理想解计算公式为: } Y^- = (\min Y_{1j}, \min Y_{2j}, \dots, \min Y_{mj}) \quad (11)$$

式中: Y^+ 表示正理想解, Y^- 表示负理想解; 其中 i 表示样本值, j 表示指标值。

第四 计算各方案到正理想解和负理想解的距离。

$$s_i^+ = \sqrt{\sum_{j=1}^n (c_{ij} - Y_j^+)^2} \quad i = 1, 2, \dots, m \quad (12)$$

$$s_i^- = \sqrt{\sum_{j=1}^n (c_{ij} - Y_j^-)^2} \quad i = 1, 2, \dots, m \quad (13)$$

式中: c_{ij} 为第 i 个方案中第 j 项指标加权规范化值; s_i^+ 、 s_i^- 分别为第 j 项指标在各方案中的正理想解和负理想解。

第五 计算各方案的贴程度,即黄河流域各地市的旅游响应得分,公式为:

$$f_i^* = \frac{s_i^0}{s_i^0 + s_i^*} \quad i = 1, 2, \dots, m \quad (14)$$

式中: f_i^* 越大,表明第 i 个评价方案的水平越接近最优水平。

(4) 地理探测器。地理探测器(Geographical Detector)是探测空间分异及其驱动因子的一种统计学方法,目前主要应用于土地利用、公共健康、区域经济、区域规划、旅游、考古等领域的研究中^[24]。地理探测器分为因子探测器、风险探测器、交互探测器和生态探测器,本文主要运用因子探测器,对黄河流域传统村落旅游响应空间分异的影响因子进行探测,对因子的影响强弱进行区分,以期为传统村落遗产资源旅游化以及黄河流域各地旅游发展中传统村落的合理开发利用提供积极性建议。

运用因子探测器(Factor Detector)将指标体系中 14 个影响因子导入地理探测器模型,得出各影响因子对传统村落旅游响应的影响力值(q)和因子解释力值(p), q 值取值范围为 $[0, 1]$,越趋于 1,则影响力越大^[24],表示该影响因子对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影响越大,约趋近于 0,则表明影响力越小。其数值表达式:

$$q = 1 - \frac{1}{n\sigma^2} \sum_{i=1}^k n_i \sigma_i^2 \quad (15)$$

式中: q 为探测因子的影响力大小; k 为次级样本个数; n_i 和 n 分别为各分区和研究区的区域数量; σ_i^2 和 σ^2 分别为区域 i 和研究区指标的方差。

2 结果与分析

2.1 黄河流域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度

2.1.1 流域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度差异明显,大部分区域响应度不高

运用 TOPSIS 方法得到黄河流域 51 个市(州)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度综合得分(f_i) (表 2),山西省晋城市排名第一位,即旅游响应度最高,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旅游响应度最低。其中, $f_i > 0.4$ 的市(州) 6 个,占流域 51 个市(州)的 11.8%; $f_i < 0.2$ 的市(州) 21 个,占流域 51 个市(州)的 41.2%。因自然断点法可以使所分组别的每一组内部的相似性最大,而外部组与组之间的相异性最大,所以对各市(州)旅游响应度采用自然断点法分为五级,一到五级分别是高响应区、较高响应区、中响应区、较低响应区和低响应区,并进行可视化处理(图 3),黄河流域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度在二级以上的市(州) 15 个,仅占流域的 29.4%,而流域 2/3 以上的省市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度在三级以下。

表 2 黄河流域各地市传统村落旅游响应

Table 2 Tourism respons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various citi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排序	地市名称	S_i^0	S_i^*	f_i	排序	地市名称	S_i^0	S_i^*	f_i
1	晋城市	0.1732	0.2334	0.574	27	包头市	0.2793	0.0652	0.1892
2	郑州市	0.1918	0.2086	0.5209	28	朔州市	0.2764	0.0561	0.1688
3	西安市	0.2202	0.1961	0.471	29	天水市	0.2815	0.0558	0.1654
4	淄博市	0.1832	0.1524	0.4542	30	西宁市	0.2801	0.0551	0.1643
5	晋中市	0.2073	0.1441	0.4101	31	三门峡市	0.2788	0.0546	0.1639
6	济南市	0.218	0.1448	0.3991	32	东营市	0.2881	0.0552	0.1608
7	洛阳市	0.2308	0.1144	0.3314	33	滨州市	0.2846	0.0494	0.1478
8	渭南市	0.2333	0.1136	0.3274	34	济源市	0.286	0.0482	0.1442
9	临汾市	0.2407	0.1041	0.3019	35	定西市	0.3015	0.0492	0.1403
10	运城市	0.2468	0.0991	0.2865	36	吴忠市	0.3043	0.0486	0.1376
11	太原市	0.2449	0.0983	0.2865	37	庆阳市	0.2967	0.0456	0.1331
12	吕梁市	0.2419	0.0958	0.2837	38	铜川市	0.2923	0.0436	0.1298
13	泰安市	0.2462	0.0932	0.2746	39	黄南州	0.2918	0.0434	0.1296
14	延安市	0.2633	0.0945	0.2641	40	临夏州	0.2961	0.044	0.1294
15	榆林市	0.2563	0.0915	0.2631	41	银川市	0.2898	0.0399	0.1209
16	兰州市	0.2576	0.081	0.2393	42	平凉市	0.2947	0.04	0.1196
17	焦作市	0.2658	0.0779	0.2266	43	乌海市	0.3058	0.0375	0.1093
18	呼和浩特市	0.2642	0.0747	0.2203	44	白银市	0.298	0.0363	0.1087
19	咸阳市	0.2645	0.0726	0.2153	45	巴彦淖尔市	0.3015	0.036	0.1067
20	鄂尔多斯市	0.2809	0.0756	0.2121	46	甘南州	0.2954	0.0352	0.1065
21	宝鸡市	0.269	0.0721	0.2114	47	固原市	0.303	0.0361	0.1065
22	海东市	0.2682	0.0679	0.2019	48	中卫市	0.3055	0.0359	0.105
23	长治市	0.2651	0.0667	0.2011	49	海南州	0.3047	0.0314	0.0934
24	忻州市	0.2683	0.067	0.1999	50	石嘴山市	0.3078	0.0174	0.0535
25	新乡市	0.2713	0.0669	0.1978	51	果洛州	0.3128	0.0131	0.0401
26	濮阳市	0.2806	0.0667	0.1921					

2.1.2 流域各省(区)传统村落旅游响应不均衡

黄河流域各省(区)所辖市(州)数量不同,采用平均得分的方法,计算出流域内各省(区)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度得分,来代表各省(区)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度综合得分。其中,山西省平均得分 0.3014,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度最高,宁夏回族自治区平均得分 0.1047,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度最低,该结果与两省(区)所拥有的传统村落数量多少成正相关,即黄河流域山西省传统村落数量最多,宁夏回族自治区数量最少。将各省(区)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度进行自然断点法分级(图 4)发现,流域内山西省、山东省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度最高,陕西省、河南省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度次之,而地处流域上游的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青海省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度均在三级以下,表明黄河流域各省(区)之间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度空间分布不均衡。

2.1.3 流域上中下游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度空间分异明显

黄河流域流经不同的地理单元,上中下游传统村落赋存环境不同,旅游开发利用的环境有异,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度具有明显的流域空间分异特征。黄河上游包括研究区域内青海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四个省(区)的 23 个市(州),拥有中国传统村落 164 处,平均旅游响应度为 0.1352;中游包括研究区域内山西省和陕西省的全部地市以及河南省的部分地市共 20 个,拥有中国传统村落 537 处,平均旅游响应度为 0.2397;下游包括研究区域内山东省和河南省的部分地市共 8 个,拥有中国传统村落 54 处,平均旅游响应度为 0.2995。流域尺度的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呈现出下游 > 中游 > 上游的空间分异特征(图 5),与黄河流域传统村落数量中游 > 上游 > 下游的空间分布耦合性不明显。

2.2 影响因素探测

对黄河流域 51 个市(州)传统村落的旅游响应运用地理探测器进行因子探测显示,其中 P 值小于 0.1 的因子 12 个(图 6),表明流域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影响因子多元化。其中, q_1 值大于 0.5 的有旅游总收入、服务业水平、历史文化城镇、投资能力、文物保护单位、旅游接待能力和旅游吸引物 7 项指标具有较强解释力和影响力。

从影响因子所属准则层来看,12 个因子基本覆盖区

域旅游发展水平、经济环境、遗产资源组合和传统村落遗产禀赋四个准则层,但影响力较大的 7 项指标分布在旅游发展水平(1,6,7)、区域经济发展环境(2,4)和遗产组合优势(3,5)三个准则层,传统村落遗产禀赋的旅游响应度解释力和影响力较小,该准则层三项指标中,村落分布集中度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村落历史与区位两项指标 q 值在 12 个因子中最小。表明流域传统村落遗产禀赋、遗产组合的旅游响应敏感度较低,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对区域旅游发展和经济环境的依赖性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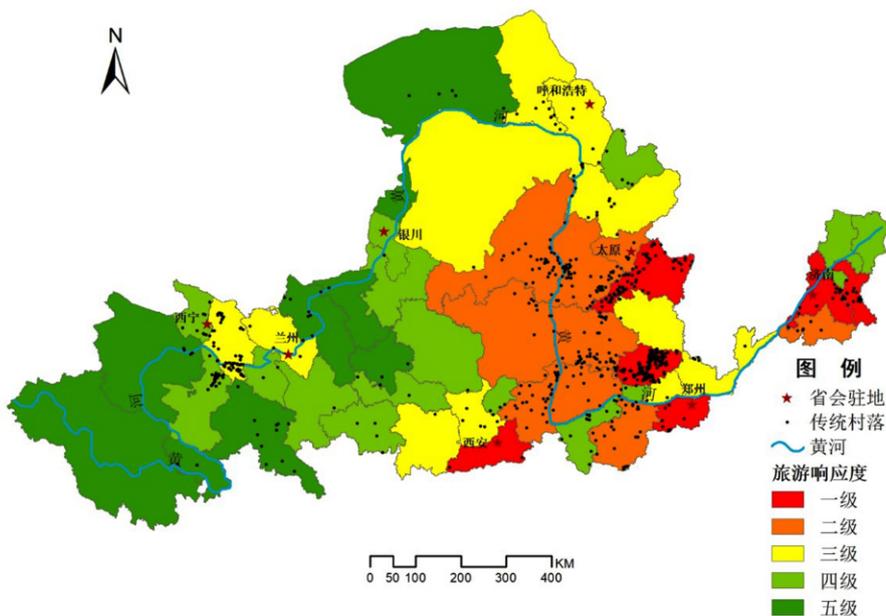


图 3 黄河流域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度空间分布
Figure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respons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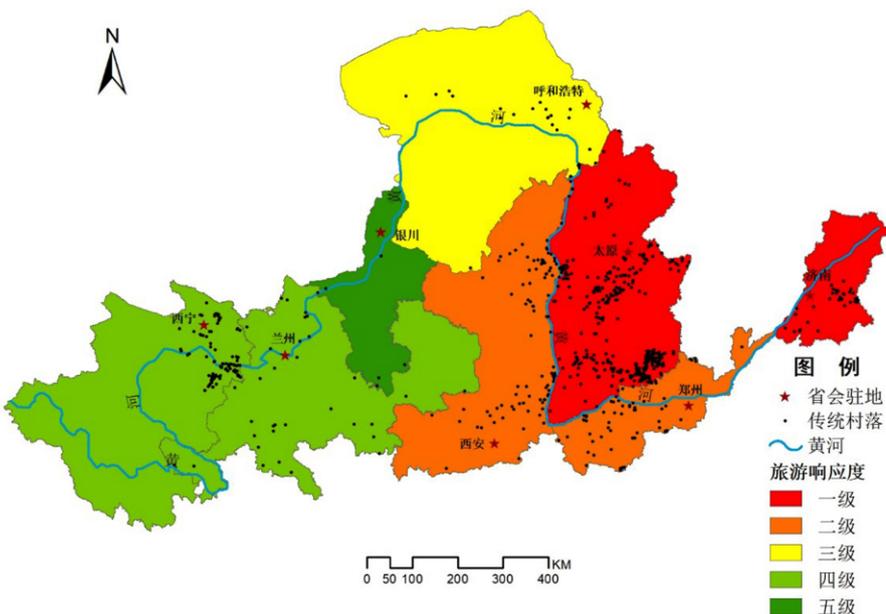


图 4 黄河流域各省(区)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度空间分布
Figure 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respons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provinces along the Yellow River basin

3 讨论

(1) 传统村落旅游响应与区域经济、旅游环境等方面相关,区域间存在差异。已有研究通常着眼于整体区域内传统村落遗产资源本身,主要考虑了资源的旅游适应性。与单一评价传统村落本身不同的是,本研究增加了区域的经济、旅游环境等方面的指标,揭示了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的区域差异,各区域应当因地、因时推进传统村落旅游发展。

(2) 遗产的数量与质量等资源禀赋是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的基础,但传统村落资源禀赋的影响力不及遗产资源组合,远低于区域经济和旅游环境的支持力。这一结论说明对黄河流域的市(州)来说,并不是传统村落资源禀赋好的地区就一定适合发展传统村落旅游,而是应该在充分考虑当地的区域经济与现有旅游环境后,结合当地的遗产资源组合情况进行综合考量。

(3) 采用熵值法和 TOPSIS 法,减少了对指标权重的人为影响,通过面板数据客观反应了黄河流域不同区域的旅游响应特征。但是黄河流域分布省市多,区域跨度大,考虑数据可获取性的局限,对于传统村落名录的申报以及旅游发展中影响较大的政府政策和地方(包括村落所在村集体)意愿等影响因素^[25]未纳入指标体系;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通过实地调研等方法获得地方性数据,增加政策、管理、市场、资金等外部性指标,以丰富指标体系得到更准确的评价,充分展现聚落遗产的“活态”属性及其旅游化过程性,对不同尺度区域传统村落旅游响应空间分异的影响探测,也有益于增强研究的可信度。此外,单从一年的数据来分析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今后应加强动态性研究。

4 结论

基于黄河流域传统村落旅游响应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 TOPSIS 法与地理探测器,从不同区域尺度分别分析传统村落遗产禀赋、遗产资源组合优势、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及区域旅游发展环境对黄河流域传统村落旅游响应的影响程度及影响差异,得出以下结论:

(1) 从黄河流域总体来看,传统村落资源丰富,但旅游响应较差。流域内响应度达到二级以上的市(州)不足 1/3,表明现阶段黄河流域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度普遍不高,传统村落旅游开发利用存在较大潜力。

(2) 从区域分异来看,黄河流域传统村落旅游响应空间分异明显。流域尺度上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度与资源丰度存在明显的空间错位;除个别特定省份外,流域内各省际之间的传统村落旅游响应空间分异特征总体与流域尺度响应的空间分异特征相拟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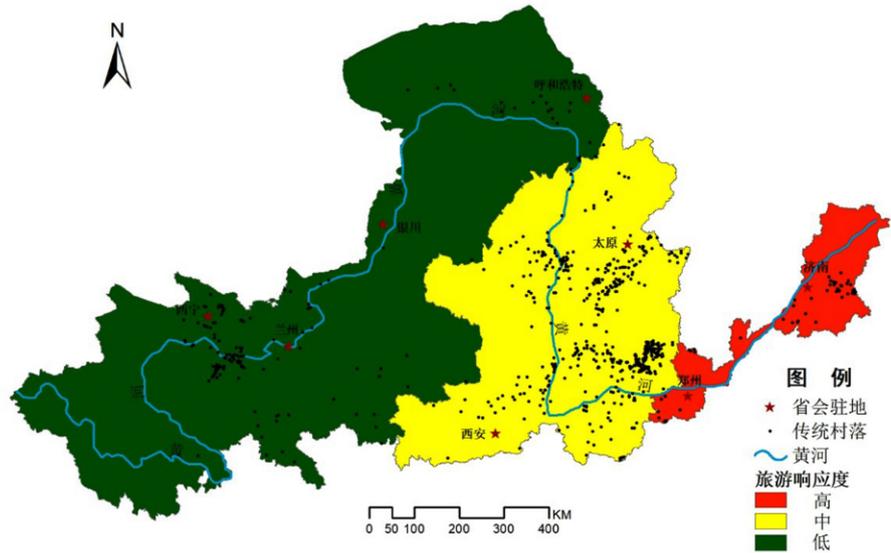


图5 黄河流域各段传统村落旅游响应空间分布
Figure 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respons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hree section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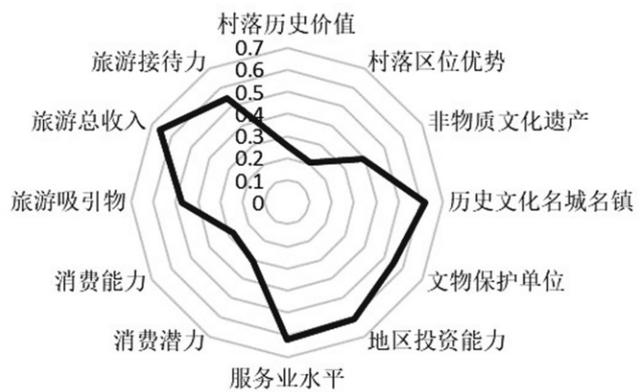


图6 黄河流域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影响因子雷达图
Figure 6 Radar map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ourism responsivenes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3) 从影响因素来看,传统村落遗产禀赋对旅游响应影响和作用具有“点状”敏感性,影响力较小;区域旅游及其经济环境对流域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度支持力明显,尤其是旅游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和整体环境的影响和制约。

参考文献

- [1] 张世满. 2015-2016年山西旅游发展分析与展望[M].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16: 192.
- [2] 薛明月, 王成新, 窦旺胜, 等. 黄河流域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0, 34(4): 94-99.
- [3] AHAMD A. The constrain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for a cultural heritage destination: The case of Kampong Ayer in Brunei Darussalam[J].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13, 8: 106-113.
- [4] DEWI, YULITRISNA L K. Model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ourism sustainable factor in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of Pancasari[J].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4, 135: 57-63.
- [5] KATENHOLZ E, CARNEIRO M, MARQUES C, et al. Understanding and managing the rural tourism experience - The case of a historical village in Portugal[J].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12, 4: 207-214.
- [6] 罗萍嘉, 郑祎. 基于 CiteSpace 的中国传统村落旅游发展文献综述可视化研究[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20, 36(1): 129-135.
- [7] 石玉琼, 李纯子. 山西传统村落保护模式的优化 - 以神北村为例[J]. 农学学报, 2019, 9(6): 74-81.
- [8] 邵秀英, 鄢超, 刘亚玲, 沈睿哲. 山西省不同旅游开发主体下古村落居民受益比较研究[J]. 中国名城, 2019(4): 78-85.
- [9] 邵秀英, 鄢超, 刘亚玲, 师建红, 赵辰钊. 古村落旅游与社区发展的耦合协调研究 - 以山西后沟古村落为例[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9, 33(5): 203-208.
- [10] 蔡国英, 赵继荣, 马金莲, 简富绩, 李镒珺, 丁耀全, 颜斌斌. 产业融合视角下甘肃省传统村落旅游开发模式研究[J]. 甘肃高师学报, 2020, 25(2): 127-130.
- [11] SINGH R B, MAL S, KALA C P. Community responses to mountain tourism: A case in Bhyundar Valley, Indian Himalaya[J]. 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 2009, 6(4): 394-404.
- [12] BRAMWELL B. Maltese responses to 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3, 30(3): 581-605.
- [13] PUPPIM DE OLIVEIRA J A. Governmental responses to tourism development: Three Brazilian case studies[J]. Tourism Management, 2003, 24(1): 97-110.
- [14] 麻学锋, 崔盼盼. 旅游演艺业对旅游产业成长的响应过程与影响机制 - 以张家界“魅力湘西”为例[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19, 35(1): 118-124.
- [15] 汪静. 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与旅游响应分析[J]. 宿州学院学报, 2019, 34(10): 18-23.
- [16] 张宏乔.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及旅游响应分析 - 以河南省为例[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4, 30(7): 886-889.
- [17] 张建忠, 温娟娟, 刘家明, 等. 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时空分布特征及旅游响应[J]. 地理科学, 2017, 37(7): 1104-1111.
- [18] 罗茜. 旅游驱动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演艺业响应机制研究 - 以张家界八大演艺产品为例[J]. 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43(5): 89-94.
- [19] 王维艳, 黄璐, 安永青, 等. 乡村社区的景区化程度测度及其效应评估 - 以云南典型乡村社区为例[J]. 旅游论坛, 2012, 5(4): 23-28.
- [20] 陈炜, 陈能幸. 西部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构建[J]. 社会科学家, 2011(10): 83-86.
- [21] 李敏纳, 蔡舒, 覃成林. 黄河流域经济空间分异态势分析[J]. 经济地理, 2011, 31(3): 379-419.
- [22] 孙晓东, 冯学钢. 中国省际旅游发展的多指标综合相似性及时空聚类特征[J]. 自然资源学报, 2015, 30(1): 50-64.
- [23] 窦银娣, 符海琴, 李伯华, 刘沛林. 传统村落旅游开发潜力评价与发展策略研究 - 以永州市为例[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8, 34(9): 1321-1326; 1309.
- [24] 王劲峰, 徐成东. 地理探测器: 原理与展望[J]. 地理学报, 2017, 72(1): 116-134.
- [25] DARABSEH F M, ABABNEH A, ALMUHAISEN F. Assessing Umm el - Jimal's potential for heritage tourism[J]. Archaeologies, 2017, 13: 460-488.

Tourism responsivenes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SHAO Xiuying¹, LIU Yaling², WANG Xiangdong¹, ZHAI Zehua², LI Zhaoyang²

(1. School of City and Tourism, Taiyuan Normal University, Jinzhong 030619; 2.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Taiyuan Normal University, Jinzhong 030619, China)

Abstract: Taking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were analyzed. Focusing on the tourism sensitivity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a specific region and the support of regional social economy, 14 indicators were selected from four aspects: village factor endowment, heritage resource combination, regional economy and regional tourism development support, to establish a tourism responsiveness evaluation system for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e entropy method was used to assign the index weight and Topsis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tourism responsivenes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various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which reveals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law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ettlement heritage tourism response degree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provides a basic research for th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Research indicates: 1)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ourism respons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s obvious, which is manifested as the differentiation rule of downstream > middle > upstream at the watershed scale. Inter-provincial tourism responses are uneven, with the highest in Shanxi province and the lowest in Qinghai province.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he river basin are rich in tourism resources but their tourism responsiveness in the all river basin is not high, the cities with higher response degrees (above grade two) only account for 29.4% of the whole river basin. 2) The detection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ourism responsivenes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shows: that the coupling of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he natural endowment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settlement heritage and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ourism responsiveness is not strong. Regional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have obvious impact on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ourism responsivenes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he basin. Tourism development level and tertiary industry are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tourism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he basin.

Key words: tourism responsiveness;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traditional village; the Yellow River Basin